

## 《星雨》

潘懷陽

「拍、拍」陰暗而潮濕的小徑因枯木被腳踏著而發出聲響，在一片寂靜的漆黑夜中，特別的刺耳。泥濘滿地，雖然滿步蹣跚，但卻無阻我的前進。不！就是任何東西也沒法阻礙我。「星兒！星兒！挺著，就到了」背上軟弱無力的星兒，只有那雙手還擱在我胸前，瘦弱的身子，在我的心中，卻是千般的沉重，「爸！到了嗎？」「很快就到了！」我應著。十月的風，呼呼的風吹著我那被樹枝所刮傷的傷口，刺痛著我的「身」和「心」。

「星兒！你是星光閃耀，月光明媚的晚上出世的，所以你叫星兒！」看著小小的手指頭及圓圓的頭，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我！終於是人家的爸爸了，或許，或許，我想你的人生可以如星光般閃亮，如雨水般充盈。然而，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要求！只要你能平安長大，就已是我們的心願呀！要是……要是我早知這道名字是如此不祥，我……我就替你改一個好福氣的字。

你的成長，原是我們的喜悅，你的好奇、你的笑聲、你的天真、你的撒賴，都一一成了我們的快樂泉源。

真是苦命的孩子，五歲！才五歲的孩子，就失去了天下最寶貴的東西——你媽媽。你媽媽不知怎的，得了病。原本明亮可人的她，生命就在與病魔纏鬥中一點一滴的消逝了，她是一個嬌滴滴的大姑娘，那曾吃過這種苦？她日夕睡在那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眼珠漸漸的下陷，面色越來越道，長長的秀髮，也脫落得幾乎清光了，一向愛美的她，如何受得了！

每次你問媽媽躺在床上做什麼，我都強忍著，心痛地說：「她是在睡……」是的，她是在作永生的準備，不是嗎？記得嗎？那天晚上，你問我為何天上那麼多星星，我說：「天上星星下凡為人，所以星星會被召回天上的……」我又說了一個童話故事給你聽，故事中那女孩將身上所有的衣服及食物都送給了窮人們。最後，天上的星星卻全掉下來，成了那女孩的金幣。你很高興的說：「我也要將天上的星星摘下來，送給爸媽作金幣！」傻瓜，你不就是我們的星星嗎？

你媽媽在臨行前，在那白茫茫的世界中，牽著我的手，滿臉淚痕的囑咐我，不可讓你知道，我含淚答應了，怎麼可能叫一個五歲小孩知道他的媽媽已離開了他呢？

這哀痛的傷口，本以為會隨時光而消逝，然而，時日的增加，卻令到我的傷口與日俱痛。

你看不見病床上的媽媽時，你問我：「媽媽在哪裏？」摟著你的頭，我的淚珠在眼眶裏滾動，用那沙啞的聲音說：「她去了天上摘星星給你，要很久才回來！」你迷惘地看著我，還歡天喜地說：「那我也要去摘星星．．．．．」

背後傳來你的夢囈：「媽媽！媽媽，我們就快可以見面了！」一滴一滴的汗自我額上垂下，烏鴉的叫聲充斥著四周，我揹著你繼續前進。

那一天，你說為了令媽媽早些回來，要貼一些星星在家中，讓媽媽在夜晚也可以見到我們的家，能回到家中。我不但不准，還打了你的屁股一頓，你又怎會明白喪妻的人，心中是如何的痛苦？要是我知道你會得病，就是將全屋都貼滿星星，那又有什麼所謂？這樣打擊你那天真的想法，我又有什麼資格做你的父親？

為了減低失去你媽媽的痛苦，我拚命工作來麻醉自己，日以繼夜的工作，或許是太疲倦了，我總會伏在案頭睡，對於你是怎樣生活，倒是少有留意。那知這竟是我最大的錯誤。

那一天，九月十九日，你對我說你很累，我也不大在意，只要你多些休息，我便又埋頭在文件堆中了，那知這卻是把你埋葬在我的工作中了。

九月二十日，我捉著你的小手，你實在燒得太厲害了，我立即送你往醫院。你已開始神智不清，夢囈般亂叫。看著你被醫生們醫治，我恨不得那個插針的是我。才八歲的小孩，應該是在球場上跑跑跳跳，在學校裏與同學鬥嘴．．．．．那十多條管子，不是治療你的工具，是折磨你的刑具！

腦癌？什麼是腦癌？醫生自顧自的解說，我半句也聽不進去，只知他那句說話：「很難救．．．．．」我一把揪著醫生的領襟，大叫：「你這是做什麼醫生？那有病不能醫？我、我．．．．．」我

哭了！我不能再堅強，「我還可以怎樣？？？？上天！這是你的安排嗎？？？？？」整個走廊，都只充斥著我的責問聲。

再坐在你的身旁，你的臉柔順得像沒有痛苦，是不是原始的生命就是如此？忽然，你睜開眼，看到你想說話，又被氧氣罩悶著，我顫抖地揭開你的氧氣罩，揭開了你的生命，你說：「媽媽．．．．．」我答：「我帶你去見她，好不好？」今天恰好是三十年難得一見的流星雨，我本來約好你一起看這壯麗的流星雨，我狠下心，拔掉那些冰冷的管，我便背著你往醫院後的小山跑去。

前面漸漸有曙光了。終於，我們走出了黑暗的森林，我將星兒抱在手中，搖著他說：「星兒！快看！流星雨！你媽媽就在那兒。」他無力的睜開眼皮大聲說：「媽媽！我們一家人又在一起了！」此時群星飛散，星光閃動，如瀑布飛湍，星兒眼中閃耀著動人的星光，他又再次沐浴於星光之中了！